

元宵夜放花千树

卫刘芳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”辛弃疾笔下的元宵节盛况。而我，在波光潋滟的少女时，也见识过。记得上世纪90年代，元宵节是要走划旱船、看灯会、放焰火一整套民俗流程的。至今难忘我和小伙伴们身着绿绸对襟，在万众瞩目的街头甩着红绸带扭秧歌的情形。

难忘的还有雪中盛大的一届届“黄河灯会”。效益好的厂矿、乡镇会在指定的路段架起一座座灯楼，每到一处，我都会为其称得上奢华的庞大钢筋构造和精良工艺惊呼。一路走，由红蓝布经纬织成的几里长的灯棚下悬挂的手工灯笼，吸引了一簇簇念念有词的猜灯谜

市民，人人都是言笑晏晏。

如今的灯会又如何？我在壬寅年元宵节来到了各处主题灯会广场。

最让我挂怀的是晋城博物馆广场的古堡主题灯会，要知道，太行古堡可是蜚声中外的防御型堡垒寨代表。远眺去，重檐翼角的博物馆大厦在夜色中像巨兽一样俯视着众生，而印象里应该有的鳞次栉比的城堡全无踪迹。狐疑重重地靠近广场，嗨，确实有一座矮小的彩灯门楼。只见它红砖城台上有单檐歇山式三座殿阁，下有并排三券门，中间门洞上书“午亭山村”，这四字是康熙念及忠臣陈廷敬的劳苦功高赐的匾额。嘿，别看城小如

雀窝，还处处有所出呢。转到城楼后，看到了转圈排列的印着古堡简介和巨幅照片的展板。从声名显赫的皇城相府、湘峪古堡、大箕小寨，到不为人熟知的碗子城、北苏庄村、永宁寨，列举了20处。巨幅鸟瞰图，让这些堡垒砖瓦毕现，它们的历史盛誉与防御值守，它们的鬼斧神工与残垣断壁，让人沉浸在沧海桑田中不能拔足。我一字一句读，一寸一尺看，简单的展板，竟如身临其境。

而晋城东站灯会广场，营造出了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的震撼密集度。成百上千株树，全被缠绕着荧荧闪烁的灯带，挂着亮晶晶的雪花、蝴蝶、月亮等形状的霓虹灯，加上天

空中无数穿透力极强的激光灯柱交错转动，恍若天宫仙境。这时，高铁广播响起，圆润的女生在咬字清晰地播报着进站车次，叮嘱着旅客发车时间。这绝妙的背景音乐，让漫步在灯林中的我别有滋味。这不就是在最浓情蜜意时的伤别离吗？到处是灯红酒绿，而伊人却不得不踏上远去的列车。

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辛弃疾挥毫题下此句。是的，陈三和五娘元宵节一见钟情，宇文彦和影娘元宵节海誓山盟，乐昌公主与徐德言元宵节破镜重圆，人间的悲欢在这夜灯璀璨中淋漓尽致。而当年元宵节，一把扯住我长围巾的英俊少年，如今又在何处？

衡山雾凇起诗情

丛 风

坐缆车上至南岳衡山半山亭，才知山上下了一场雪，顿觉湿冷交织，路滑难行。同行朋友不留神，滑倒在地，如坐冰车一般，在斜坡上滑出好远，多处擦伤，只得退出队伍，其他人员组队向主峰祝融峰挺进。

山径两边，分列两排树冠茂盛的大树，枝叶、树干都包在银白色的冰衣里，枝为骨，冰为肌，看不出底色，一派冰清玉洁的景象。一看就不是雪的作品，因为落雪应是蓬松的、略微超出枝条的直径、挑在树枝的上方。穿过银白色枝条结出的冰穹，刚才雪线之下还是绿意盎然的世界，切换成一幅银装素裹的模样，如登临仙境，在南国里竟领略到了纯正的北国风情，游兴渐浓。

南天门周围，满坡松树兀自挺立着，一身冰装。绿色的松针化为银白色冰针，冰枝上垂下一条条细细的冰丝，如长出蓬乱的苍苍白发，整株松树看上去如喷了发胶，定型出刺猬般遒劲的发型。松枝、松针的冰衣一层一

层地加厚，终至不堪重负，偏离原来的方向，幸有几股冰柱垂下，一级一级抵在下方的枝杈上，最终抵至山坡，形成冰撑，勉强保持住松树屹立的风格。

山径上不时见有竹竿弯折，躺平在空中，拦住上“天宫”的路。垂下来的竹顶上，竹叶当芯，挂满了琥珀般的冰坨。似在静静地回味它们的前世今生——是一大滴一大滴水，在掉落的瞬间，吞掉竹叶速冻成冰坨？还是水汽前仆后继，为竹叶穿上一层又一层冰衣，终于撑出冰坨模样？头重脚轻，风吹摇晃，一竹弯倒，连带周围的竹子也东倒西歪，满目狼藉。青竹弯折的地方，竹节裂成几条长条，露出白色的里子。竹弯如弓，张力满满，不时有冰坨化掉，扭曲的平衡被打破，竹弓强势复原，冰琥珀被投射出去，如巨炮出膛，在空中绽放出四射的冰花。

到了观日台，湿冷愈浓。渐渐悟出，这应是南下的寒流衔枚疾行，追逐着大雁一路向南，在“雁去无留意”

的衡阳暂栖，悄无声息地依托衡山布下奇寒大阵。水汽不知有诈，照常愣愣地升腾，进入伏击圈。充满了矛盾的冷与暖，就这样在空中怦然相撞，谁也不躲谁，展开了绞杀。主力奋力冲出伏击圈，聚集成云，羽化为雪，飘飘洒洒落下；余部力竭被擒，成为荣誉的俘虏，迅速凝华，就地滞留，禁锢在树枝、栏杆上……成就了在北方也罕见的雾凇奇观。大自然这位技艺高超的化妆师，将冬日里略显残败的景观，裹出诗情画意，将北方的风景照搬到衡山展览陈列，产生出一种魔幻风格。

登顶途中，红日当头，冰、雪尚来不及及长呆，就暗自融化，在雪下、沟间传出潺潺的流水声，构思出一派残雪消融、溪流淙淙的初春景象。

立于祝融峰顶，四顾茫茫，奇峰隐现，雁阵飞鸣。四人兴之所至，联诗一首：立马南岳第一峰，玉裹祝融壮我程。独杖敲开广寒宫，群雁捎回小阳春。

佘山的菜

颜士州

才来云南西南部佘山的时候，最引我奇怪的是这儿的笋，它是苦的；这儿的辣椒，种一次可以收获几年；这儿的羊瓜，更是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，不断地摘，又会不断地长……

佘山的竹子真多，有家种的，也有野生的。这儿没有炎夏酷暑，也没有严冬冰封。每到七、八、九月，幼笋出土了，你只要去走一遭，不用两三个小时，就可以满满地挑回一担笋来，又白又嫩。可是，你要是拿来就煮着吃，准会上当，苦得要命。这儿的傣族老乡是先把笋子剖开，反复地煮，反复地泡，再用石灰水一处理，笋子就呈诱人的油黄色，嫩极了，还一点儿不苦。切成片或丝，晒干就成笋干、笋丝，可贮藏起来。新鲜的笋如果切成细的丝，像泡菜那样放在坛子里，过几天苦笋就变酸笋了，放上一两年都不会坏，雪白雪白，很开胃。

这儿的乡亲最爱吃辣椒，菜里要是没有放辣椒，就像没放盐那样不受欢迎。而这儿种辣椒，只要秋冬不伤根，来春就会发出新芽，能收获好几年。

还有一种又叫做“佛手瓜”的羊瓜，一个个像攥紧了的拳头。只要找上两三只老羊瓜做种，再搭个瓜架，几个月以后，保管它们子孙满堂，结出几百、几千只羊瓜来，能把瓜架压垮。摘了长，长了摘，直到丰收几年才渐渐地减少。老羊瓜的根又粗又长，刨出来还能像山药等薯类一样做成淀粉。

佘山的雨季是令人心烦的，从6月到11月，无休止的霪雨使很多菜都长不好，青菜和白菜的叶子都烂了，一些瓜类、豆类也常常开花而不结果。但是甭怕，有这么多的笋、辣椒、羊瓜，还有绿油油的茄子。家家户户还在雨季不能种菜的地里种上些苞谷，到结籽的时候，引来一些豪猪，逮住了还能好好地改善一下伙食呢！

凤堰四季美如画

黄平安

凤堰梯田是凤江梯田和堰坪梯田的总称，位于陕西省汉阴县漩涡镇境内。据考证，清朝初年，在“湖广填陕南”的大移民浪潮中，湖南长沙府善化县吴氏家族从湖南长沙迁入陕南汉阴定居。吴氏先民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，迎难而上，带领族人和当地农民修梯田，兴水利，经过无数代人历时数百年的艰苦营建，硬是用汗水和智慧开垦出了万亩梯田，创造了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奇迹，被誉为农耕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

在陕南山区，梯田比比皆是，但像凤堰梯田这样大规模的梯田群，实属罕见。凤堰梯田分布在海拔500米至650米之间的山体上，梯田约200级左右，层高0.3米至1米不等，每级宽3至15米，最长处达600余米。从山脚的第一块梯田开始，拾级而上，一级级延伸至山腰，生动形象地诠释了“梯田”二字的含义。山形是弯曲的，梯田便随山形而蜿蜒，只要梯田一蓄水，一个个水平面便形成了，一组组美丽的弧线以平行线的姿态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。

凤堰梯田的美，是自然之美，生态

之美，人文之美。无论哪个季节，它都以自然、平和的姿态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春天，沉寂了一冬的油菜苗抖落一冬的风尘，蓄势待发，蓬勃生长。清明前后，美丽的油菜花灿然绽放，一条条金黄色的弧线，像大地的指纹，美到极致。田野里，蝶飞蜂舞，鸟语花香，农耕正酣。游人置身于花海深处，尽情享受遍地金黄带来的欢乐和快感。花海间，红墙黛瓦的农家小院炊烟袅袅，宁静祥和，一派田园风光。

初夏，农人收了油菜，为了赶种水稻，及时在梯田里蓄上了水，老黄牛也许深解农人急切的心情，拖着耙子在水田里急匆匆地循环往复着，田里荡起的水痕一波赶一波，一波叠一波，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。一会儿，便把田里的泥土耙得细碎软化，平整如镜，只等插秧。这个时候，站在对面的高处遥看梯田，一组组错落有致、弯曲柔美的梯田犹如一面面异形的镜子，在阳光下闪着银辉，明亮耀眼。微风起处，梯田里漾起轻波微澜，像优美的田园诗，如生动的乡土画。

秋天，稻子熟了，金黄的梯田呈现出诱人的成熟美。压弯了腰的稻穗，在微风中颌首微笑。面对这层层叠叠的金黄，无论是当地农民还是外地游客都一样的欣喜，欣喜的不仅是风景之美，还有丰收之美。农人挽起裤腿，在田里挥汗如雨，割稻子的“唰唰”声，打稻子的“嘭嘭”声，打破了乡村的宁静。如今，也只有这样偏远的山村，才能见到这种人工收割的场景，这场景，真实而质朴，欢快而热烈，吸引着摄影师和游人纷纷把焦距对准了田野，对准了农人。

冬季，梯田里不再蓄水，他们把水田改作旱地，种上油菜，为来年春天播下金色的希望。这时的梯田，菜苗子深不盈尺，地表大部裸露在外，透着几分冷清和苍凉。只有大雪纷飞的时候，梯田才呈现出一种冷艳之美，洁白的外表，柔美的弧线，尽显梯田冬日独特的韵味。

站在观景台上遥望凤堰梯田，我被吴氏家族和当地民众战胜自然、改造自然的毅力和伟力深深震撼。他们辛勤的汗水没有白费，不仅获得了温饱和幸福，也成就了今天这一绝美的风景。